

# 用藝術搭建橋樑 讓灣區充滿音符



▲音樂會海報  
▶音樂家姚珏



「音樂是無國界的語言，通過音樂，增進了人與人間心的交流。」小提琴家姚珏如是說。姚珏是香港弦樂團的創辦人兼音樂總監，弦樂團將於本月二十九日舉辦「國慶七十年暨慶回歸音樂會——永恒的梁祝」演奏音樂會，她在演奏會前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，分享她與音樂的點滴。

大公報記者湯艾加

►邱良作品  
《麗人行（告士打道，1961）》



## 李家昇 邱良 記錄兩代香港影像

【大公報訊】蘇富比藝術空間現正舉行「香港影像：兩代觸覺—邱良、李家昇」，推介兩代攝影師圍繞香港的作品。現場展出約五十幅邱良（已故）的黑白攝影作品及三十幅李家昇的紀實攝影作品，以迥異風格表現兩代的不同視角。展期至六月二十五日。

現場展出的邱良作品，包括其親手沖印及簽名、原攝於六十年代的罕有黑白攝影作品。約三十幅李家昇作品，則以香港城市為題，呈現其近年黑白和彩色作品。

邱良被譽為「香港布列松」，攝影創作歷程始於香港華洋共處的六十年代，見證傳統與發展交替進程。作品主要以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為題，尤其偏愛拍攝孩童和草根階層的生活點滴，以簡潔深刻的構圖，紀錄生活真情，道出香港軼事，成為歷史見證。

李家昇早期從事文學及現代詩創作，後與妻子設立攝影工作室從事廣告攝影，同時為各大攝影雜誌報刊撰寫專欄，包括《攝影畫報》、《攝影藝術》等。一九九五年他創立OP Print Program（OP Edition），在香港引入照片收藏學術知識及概念，除整理香港當代影像作品之外，亦整理及代理上一代之攝影師包括邱良，顏震東等人照片。



▲李家昇作品《負像空間》

圖片：香港弦樂團提供

# 姚珏攜香港弦樂團 奏梁祝慶回歸

本次演出，姚珏將與指揮廖國敏、香港弦樂團、香港大專院校音樂精英共同合作。在曲目上，姚珏將擔任《梁祝》的小提琴獨奏。今年恰逢《梁祝》首演六十周年，她說：「《梁祝》算是我的成名曲，我第一次與香港結緣演出的曲子也是《梁祝》，這首曲子對於我來說很重要。」《梁祝》陪伴了姚珏的各個人生重要時刻，從少年到成年，每一段經歷與身份的轉變，都能帶來不同的人生感悟，這一點體現在她對《梁祝》的演繹上，今次又將有不同表現。

### 帶領樂團走向世界

姚珏認為：「《C小調室內交響曲作品編號110a》較難演奏，但我特意選了這個曲子。我們是香港弦樂團，通過蕭斯達高維契這個作品，可以更好地展現樂團六周年來的成績與成長，也可以向觀眾證明團員們這些年來的努力。」另一首是呂其明創作的管弦樂合奏曲《紅旗頌》，姚珏說：「我很喜歡《紅旗頌》，我與呂其明也很熟悉。他是烈士的孩子，從小沒有父母相伴，我一直問他怎麼想到那麼好聽的旋律，他說：『我很感動這個曲子，覺得非常有感悟力。』」祖國經歷七十周年，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烈士犧牲，紅旗頌代表了我們的堅持、理想，也代表了可以看到的將來。」

從創辦香港弦樂團開始，姚珏就一直積極為香港青年搭建專業平台，因為在她的理念中，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。隨着「一帶一路」倡議與《粵港澳大灣區發

展規劃綱要》的公布，在香港深耕的基礎上，她同時積極帶領團員走出香港，在汲取經驗也在向外介紹香港。姚珏表示，這是一件雙贏的事情，值得嘗試去做好。

香港弦樂團「一帶一路」之行自去年啓程，已走過了斯里蘭卡、泰國和新加坡。姚珏回憶在斯里蘭卡演出的場景，感觸頗深，她說：「第一次去斯里蘭卡，在演出的時候發現，當地人對於中國的認識僅限於中國的歌舞，卻很少見過中國人演奏西洋音樂，其中還有觀眾反饋是第一次在現場見到西洋樂器。」那次演出的反響很好，通過音樂打破了語言的隔閡，樂團作為橋樑，進行了一場兩國人民間傳遞愛與

想像的溝通。

談及平台，「大灣區」對於香港藝術家來說，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发展機會與平台。在語言相通文化相似的大背景下，即使各城市間的發展程度與文化程度存在一定差異，可是並不妨礙交流，尤其通過音樂語言。其中珠海最令姚珏感到驚喜，「十多年前，我在珠海演出，當時最好的演出場地是珠海的政府禮堂，而這次去演出在珠海新建的音樂廳進行，演出門票一早售罄，現場觀眾也很專業，從這一側面可以反映，珠海在城市文化的建立方面進步迅速。」

### 把音樂帶到二三線城市

綜觀香港弦樂團曾演出過的城市，其中不少屬於大家認為的二、三線城市。在姚珏看來，「一線城市的觀眾水平很高，

對於音樂的欣賞很高，理所當然會獲得更多的演出資源，可二、三線城市也需要關注，我願意做這種嘗試，因為城市的底蘊需要一步步建立，觀眾也需要一點點培養，無論是演出還是基礎的音樂教育方面。若現在不去做，未來這些文化實力相對薄弱的城市，文化水平依然得不到很好的提升。」

### 鼓勵青年利用灣區平台

在採訪過程中，姚珏不免惋惜那些有天才卻過早放棄音樂理想的年輕音樂人，因為在香港受到先天資源的限制，他們的機會與平台有限。所以根據過往的經驗，姚珏建議香港的年輕藝術家積極借用大灣區的平台，走出香港，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實力。她說：「作為藝術家，要去細膩體會人生中的每一個片段，就知道怎麼去運用在音樂當中。」姚珏說，過去團員們演奏《二泉映月》，對於曲子的理解總是稍有欠缺，直到大家一同去過無錫後，他們的體會不同了，曲子表達的意境也漸漸顯現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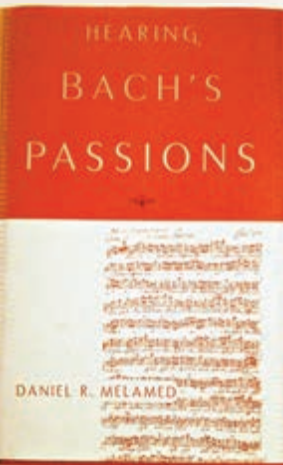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經歷不同，演繹同一段音樂也有不同的表現。她借用《梁祝》解釋，「這首曲子最美的是兩段慢板述說分離，當年輕的時候拉，只想到了男女間戀愛的感覺，不了解祝英台內心複雜的感覺。而第二段生死離別，直至母親的離世給了她深切的體會。當有了體會，演奏的時候就不是在刻意地演一段情緒，而是情緒的自然流露。」



▲香港弦樂團大灣區巡迴演出惠州站

▶《梁祝》演出

## 香港首演



▲這是一本研究巴赫受難曲的權威論著，內有專章介紹《聖馬可受難曲》  
作者供圖



▲「巴赫《聖馬可受難曲》」音樂會六月二十三日舉行

# 巴赫合唱團唱巴赫《聖馬可受難曲》

英文passion一字，今天多數解作「熱誠」、「赤誠」。豈不知這個字原先是指「受難」、「受苦」。此字源於拉丁文的passio，到了中世紀，古代法文（Old French）及中世紀英文（Middle English）已有從拉丁文passio演變過來的passion。單就音樂而言，passion專指「受難曲」，而受難者，當然是耶穌。受難曲就是按照耶穌受難的經過譜成歌曲。



### 藝術導賞

嘉嫻



▲巴赫合唱團排練現場

耶穌受難經過，記載於聖經的四本福音書。雖然四本福音均有記載，但所敘述的，繁簡不一，重點各異。正因如此，作曲家可以從不同的福音書自由選取經文，作為受難曲的材料。創作受難曲的歷代作曲家倒有不少，包括幾世紀前的巴赫、韓德爾，以及現代的帕特。其實，音樂劇《耶穌基督，超級巨星》何嘗不是受難曲；只不過是屬於更廣義的受難曲而已。

### 從四本福音書找材料

既然耶穌受難過程分別載於四本福音書，那麼順理成章，作曲家可以選擇任何一本福音書為他所創作的受難曲的經文依據。為方便識別，音樂界把採自不同福音的經文按福音名稱分成四個版本，即《聖馬太受難曲》，意指從聖馬太福音取材的受難曲，而《聖馬可受難曲》、《聖路加受難曲》和《聖約翰受難曲》，亦按相同方法處理。

單以巴赫而言，四款的受難曲，都跟他扯上關係。然而，那並不是說，他親自創作過四款受難曲。首先，當中的《聖馬太受難曲》和《聖約翰受難曲》，的確是他親作；《聖路加受難曲》經學者考證，斷定非他的手筆。至於今次巴赫合唱團所選唱的《聖馬可受難曲》，雖說也是巴赫所作，可惜樂譜早已散佚，僅餘Picander為此曲所寫的唱詞，而今天所用的樂曲，是由後人盡量按照一些應可信的旁證而重新建構。

### 今次音樂會唱Koolstra版本

由於後人只不過是憑藉巴赫作曲特別是創作受難



▲香港巴赫合唱團是本港歷史悠久的合唱團之一

曲的慣用手法而加以推想，而且在頗程度上是自己「想當然」的建構，因此音樂界先後出現的版本倒也不少。單以最近二十年左右而言，就不下有十個。今次巴赫合唱團所選唱的是二〇一七年荷蘭管風琴家兼羽鍵琴家Koolstra所譜的版本。這個版本的特色是盡力以音樂營造全曲的戲劇成分。

但凡受難曲，獻唱的日子例必在受難日的該周之內。《聖馬可受難曲》當然也不例外。據說一七三二年三月的受難日，巴赫在萊比錫舉行這首受難曲的首演。此曲所用的經文，見於馬可福音第十四及十五章。順帶一提，繼巴赫合唱團在六月選唱Koolstra版本，舊聲合唱節（SingFest）將會在七月按此版本再演一次。不過，根據了解，兩場合唱會有明顯差別。前者以現代樂器伴奏，而合唱團規模比較大；後者則以室樂的合唱規模演唱，並採用巴赫時代所用的樂器。效果肯定截然不同。

### 篇幅比《聖馬太》《聖約翰》小

相對於其他兩首常演的受難曲，《聖馬可》篇幅較小，而合唱團的歌唱比重較大，佔全曲的三分之一；反觀《聖馬太》只有五分之一。此外，《聖馬可》大部分曲詞居然是循環再用，採自舊作。這種「炒冷飯」的行為，音樂界評之為省力苟且。

儘管此曲在規模上和原創上遜於其他兩首受難曲，但由於這個版本在港初演，值得捧場。

編者註：香港巴赫合唱團「巴赫《聖馬可受難曲》」音樂會定於六月二十三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。